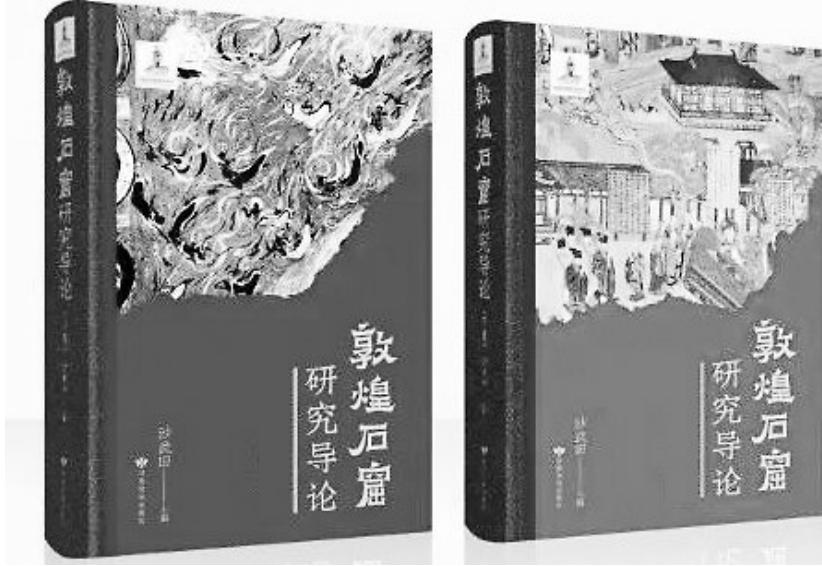




综学术之要 开传承门径

□ 范鹏



敦煌莫高窟五台山图之骑马登山 第61窟 五代

2024年5月,沙武田主编的《敦煌石窟研究导论》(上、下卷)出版发行,正如主编在该书总序中所说“敦煌石窟的研究,已有一百余年的时间,涉及洞窟历史、考古、艺术、宗教等基本问题已大体明了,敦煌石窟的研究应该进入了一个新的学术时代”。该书正是这个“新的学术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第一部力作,通读这部150万字的煌皇巨著,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综百年学术之要,开传承门径,引导敦煌石窟研究向广阔与纵深相结合发展。

首先,从常识入手以见取,是一本既具有基础教程性质,又兼具学术专著精深研究的大书。主编的初衷是“编写一本能够全方位反映敦煌石窟基本历史信息和研究状况的著作”,使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掌握敦煌石窟研究的“基础的知识、基本的方法、奠基性的论著、代表性的学者”。这一目的显然是高水平实现了,同时该书“是40余位敦煌石窟研究领域老中青三代学者智慧的结晶”,其中不乏敦煌石窟研究的代表人物,如主编本人及马德、王惠君、胡同庆、孙毅华、高启安、张宝洲、大西磨希子、于向东等,也有敦煌石窟研究的中青年代表,如张景峰、张善庆、史忠平、朱晓峰、王胜泽、陈粟裕等,还有一大批后起之秀,最关键的是通过综述性的推介,敦煌石窟研究的“大先生”们悉数亮相,他们的学术思想、独特贡献、精辟论断被重点推出,支撑起了敦煌石窟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这种接力式系统化的学术研究充分彰显了“学术重在传承中创新”的精神。

其次,致广大而尽精微,打通了敦煌石窟研究的专业壁垒。尽管敦煌石窟研究方方面面的“基本问题已大体明了”,但由于其内容极其丰富、学科门类繁多,以至于同为敦煌石窟的研究者却在学术活动中每每有“跨界”之感,甚至有“隔行如隔山”之叹,同行间对各自学问的这种“陌生感”给敦煌石窟研究带来了不少困惑,往往使初学者无所适从。因此,主编沙武田立志完成一部具有“综述与总结”性质特点的导论,以引导初学者“先立乎其大者”,对敦煌石窟有一个总体性的知识框架与宏观学术视域,为日后专门而具体的深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使其中的佼佼者能较快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登堂入室,创造新的学术高峰。对精于某一方面专门学问而有深入研究的专家来说,导论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将“通识”的功能弥补专家之学过于专门甚至孤僻的不足,使他山之石成为攻玉利器,助推专

家们的研究在更宏阔的视野中体现其独特价值。我曾以“通而不孤”概括敦煌文化精神之灵魂,导论所传承的正是敦煌文化的这一精髓,它使敦煌石窟研究的每一朵艳丽的学术之花都能在敦煌文化的百花园中大放异彩,进一步彰显了前辈学人崇高的学术地位,又给含苞欲放的学界新秀创造了清新雅致的学术生态。导论不仅有学界巨星们耀眼的思想光芒,有的章节甚至对优秀硕士论文也予以推介,这种为前辈树碑、给后学搭梯的胸怀与胆识,的确是值得大加褒扬的。

最后,“照着讲”与“接着讲”相结合,既系统地总结了过去,更开放式地面向未来。导论以图像解析见长,又以参考文献丰富而令人拍案叫绝。几乎每一页都有插图,每一个重要结论之处都有注释,书中介绍的专著、论文数以百千计,使每一个问题已有的重要成果都简明扼要地呈现出来,把“照着讲”的功课做到了极致,同时又不满足于只介绍已有成就,而是敏锐地提出问题,使未来的研究者长驱直入,能顺利地找到“接着讲”的切

入点。眼下,不少研究生苦于找不到好的研究选题,而从事敦煌石窟研究的学子们有福了,沙武田等人给他们留下了大量可选之题,且这些选题一做就可能有新视角甚至新发现,有望得出新结论。比如,经变画的研究,导论揭示出每一幅经变画都是“依据”某一部甚至某一品、某一句话画出来的,同时,又是“依照”当时社会现实生活而描绘的。这里“依据”与“依照”的关系,就是经变画研究的一个绝佳选题,这种选题在我看来是有可能从“看图识字”的辨识,经过“看图说话”的解读,达到“看图讲理”的研究目的。甚至也有可能引入哲学分析,进而写出“看图悟道”的境界来的。

当然,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任何学术著作都会既有成就与出彩之处,也难免有不足与缺憾。《敦煌石窟研究导论》由于出自多人之手,学术水准的参差不齐也毋庸讳言,个别章节在某些问题的总结上不尽精准,对有的特别重要的成果只点其名未闻其详,给人意犹未尽的遗憾。就总体而言,图像学的方法得到了成功应用,而文献学的功夫则相对

不足;以图证史、以像出论堪称精彩绝伦,而文图互证、文献支撑则略显薄弱。然而,瑕不掩瑜,导论的开创性、奠基性、综合性和大视野、宽领域、包容度既功不可没,也极具示范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不仅是敦煌石窟研究的教科书,而且是整个敦煌学研究的工具书,一册在手,敦煌石窟研究的全局便跃然纸上,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油然而生,提供的敦煌石窟基本知识则完备系统。还是回到本文开头的两句话:一是开传承门径,导论将以其“导”的性质与“论”的功能,有效引导青年学子登堂入室去攀登新的学术高峰;二是综百年学术之要引领敦煌石窟研究向更加广阔与纵深相结合发展,使昔日同行之间的“陌生感”烟消云散。有此导论奠基“新的学术时代”,新的敦煌石窟研究必将是既视野宏阔又精深透彻,也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贡献自己的独特力量。

《敦煌石窟研究导论》,沙武田主编,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作者为甘肃省敦煌哲学学会名誉会长)



敦煌莫高窟 陈斌

初夏时节,王之涣笔下“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的苍茫画卷,在河西走廊徐徐展开,武威古城的夯土城墙正浸润着历史深处的回响。8个世纪前,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与蒙古皇子阔端在此相会,史称凉州会盟。这是标志着西藏正式归属中央政府行政管辖的重大历史事件,是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

而今,我们重返河西走廊古道,实地探寻这段见证民族融合的重要历史记忆。初到武威,第一感觉便是震撼:这里没有“遥知汉使萧关外,愁见孤城落日边”的惆怅,而是洋溢着“凉州七里十万家”的热闹繁华。热闹的集市,干净的街道,依稀可以想象当年“六朝古都、西北首府”的盛况。湛蓝的晴空,没有一丝云彩,大西北的热烈纯粹与骄阳一起铺面而来。难怪当地的瓜果特别甜美,因为日照时间充足、昼夜温差大。比如享誉全国的民勤蜜瓜、武威葡萄,还有人参果、枸杞等,都以品质优良著称。

凉州会谈之地是此次探寻的第一站。我们来到凉州区武南镇百塔村,当地政府为了讲好这段延续近800年的民族大团结故事,围绕会谈旧址向周边拓展建立了凉州会盟纪念馆。2024年9月,在全国民族团结进

凉州七里十万家

□ 高慧芳

步表彰大会上,凉州会盟纪念馆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此行,我们和一批来自西藏拉萨的中学生相遇于武威,他们沿着青藏铁路线只要一天时间就顺利抵达,而在8个世纪前,60多岁的萨迦班智达一行从西藏启程,足足走了两年,于1246年才抵达凉州。

1247年,阔端代表蒙古汗廷,萨迦班智达代表西藏地方,双方展开一系列商讨和谈判,就关键问题最终达成一致,至此西藏结束了40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从历史和文化盛宴之中走出来,现实中的美食也不容错过。“凉州三套车”的香味朴

鼻而来,大家纷纷赞叹大西北的牛羊肉真香。“三套车”是由凉州行面、卤肉(腊肉)、冰糖红枣茯茶组成,它的美名,据说来自清代左宗棠。1876年,左宗棠率军前往新疆哈密,途经凉州时,有位大厨精心制作了一种特色卤肉,用祁连山的特产药材烹制营养茶,配以凉州民间盛行的汤面一起献给左宗棠。面条筋道爽滑,卤肉肥而不腻,茯茶香甜可口,左公品尝了这面、肉、茶,赞叹不已,遂命名为“三套车”。回味流传150年的“三套车”,怀念近800年前的凉州会盟,体会到“天马行空、自在武威”大地上书写的民族团结故事,心头别有一番滋味。

我们到达的第二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天梯山石窟。早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北凉王就召集能工巧匠在此凿窟塑像,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经过北朝、隋唐、西夏、明清相续营建,“历代延续修建,文物层叠分布”成为天梯山石窟的一个突出特点。作为中国最早开凿的石窟之一,天梯山石窟被看作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源头,在学术界有“石窟鼻祖”之称。

天梯山石窟第13号窟的大佛高达28米,据说为唐代弘化公主所建。近1400年的风雨岁月,见证了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当年开凿石窟的能工巧匠,在北凉覆灭后,被北魏政权迁往山西。根据史书记载,北魏从姑臧(甘肃武威)迁皇室宗族吏民3万户(10万人左右)到平城(山西大同)。正是这批人,组成了北魏修造平城的中坚力量。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交流,千年以来生生不息,经过不断融合发展,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我们伫立在高大宏伟的石窟面前,仔细观察历代能工巧匠一次次塑造与修补的成果,感慨于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各民族的融合交流,真切体会到千百年来流淌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力量。

(摘自《学习时报》2025年4月11日)

吴明珠院士是我国西甜瓜育种的“泰山北斗”、新疆哈密瓜品种改良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瓜奶奶”。前不久,吴明珠院士在95岁生日当天,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把甘甜献给你——吴明珠院士传》。

海南南部的南繁基地,是种子的“加速器”,关乎粮食安全。海南出版社和海南省南繁管理局策划出版南繁科学家传记丛书,用文字为深藏功名的南繁科学家群体树碑立传,“吴明珠院士传”便是这一丛书的开篇。

我有幸受邀执笔,未曾想,面临的最大困难竟是“沉默”——这位穷尽一生奉献甘甜的科学家,几乎“走丢了自己的一切”,早在十几年前就被阿尔茨海默病封存了记忆。

2023年底,我前往重庆,在她儿子家中拜访了鲐背之年的吴明珠。老人家早已忘记了自己,甚至忘记了最亲爱的家人、最熟悉的学生,唯有“瓜”例外,只要一提起瓜,她眼里有光、嘴角含笑,一遍遍唱着《达坂城的姑娘》,因为这首歌有“西瓜大又甜”……原来,疾病没有完全打败她,那融入血脉的“瓜”烙在她的记忆深处,魂牵梦绕,铭心刻骨。

那一刻,心疼是真实的,感动是真实的,难过是真实的,敬和爱也更加真实。我想,能有这样一个契机,去记录她的壮丽人生,感恩她的甜蜜奉献,礼赞她的人格境界,致敬她的家国情怀,于我而言,何其有幸!

如何为她找回远去的青春、远去的亲人、远去的事业与旅途,让那些被病魔掩埋的往事重新鲜活?为拼尽吴明珠完整的人生图谱,我们开始了艰难的寻访。

吴明珠是自武汉溯洄到重庆的“长江女儿”,是戈壁滩上的“阿依木汗”,是辞官归田的“瓜专员”,是海南岛上的“候鸟瓜痴”,她的足迹一直随南繁北育、南移东进而改变。她的故事散落在重庆劝农柔的校园里,散落在新疆风沙漫卷的瓜地里,散落在海南烈日炙烤的大棚里,散落在杂乱零星泛黄褐色的文档资料里……我们随她的足迹辗转奔波重庆、新疆、北京、海南等地,从2.7万多公里的行程中、从近百人的访谈口述中、从上百小时的录音文件中、从近百万字的档案文献中,挖掘出了许多珍贵素材。

在这部近30万字的书稿中,吴明珠的人生卷轴徐徐展开——

青年时代,她孜孜以求:“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你所创造出来的一切都可以为人民服务。”

人到中年,她践履笃行:“我的人生就是想多结几个瓜,把瓜的甘甜献给人民。”

耄耋之年,她初心依然:“我这一生,没做什么大事,只是没有背叛理想。”

这三句话贯穿了吴明珠的一生,也成了贯穿全书的脉络。从青丝到白发,从韶华到迟暮,吴明珠抛都市而去戈壁、舍安逸而取艰难,北育南繁东进,培育出30多个优质西甜瓜品种,建立起西甜瓜育种栽培技术体系,使我国西甜瓜产业遥遥领先世界。这也是她人生和事业结出的最大最甜的“瓜”。

真正的永恒不是记忆的留存,而在于精神的播种。吴明珠播撒了遍布人间的甘甜,还用她的一生诠释了“做党的好女儿”的理想信念,“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家国情怀——这些精神的种子弥足珍贵。

一路走来,我用心去倾听、去感受这些碎片背后的坎坷和磨难、无奈和心酸、坚韧和柔情,用情去拼接、去还原这些故事所蕴藏的光荣与梦想、热爱与执着、事业与生活,深刻体会到科学与人文交织的叙事魅力,真切感受到以文字致敬科学巨匠的使命责任。

《把甘甜献给你——吴明珠院士传》,海南省南繁管理局主编,刘颖著,海南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和纪委书记聊聊天》

默钧著
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我”与一位纪委书记聊天对话的形式,围绕人情与纪法、权力与腐蚀、欲念与悔悟展开一系列讨论。书中的事例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所探讨的问题也是党员干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作者希望通过本书,为党员干部检身正己提供镜鉴,也为群众了解纪检监察工作提供一个窗口。



《红古有我》出版

讲述红古故事,记录奋斗足迹。日前,刘征主编的《红古有我》文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书中收录了108位作者创作的涉及红古区各行业的文章116篇,共74万余字。这些文字生动真实地记录了红古区在跨越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轨迹,反映了红古区各项事业发展变化中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书中充满着自信的主人翁精神,传递着继往开来的历史强音。从书中读者可以真实地追寻到红古区的发展历程,是一部认识红古、了解红古、宣传红古的纪实性文集。

(王郡)